

序

茅鹿門集
十七卷



10330

共十九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壽小洛何先生序

嘉靖十三年甲午時惟閩州小洛何公暨西蜀高公來典試事於浙當是時兩公並海內名流繇進士起家郡教授過焉而予輩九十人亦稍稍僉以吳越所稱高才生甲乙而次撤闈之日按故事矢歌鹿鳴而賓興之兩公號大賢而諸生亦鴈翔魚貫雜遝而進執觥獻酬膝席前壽鼓鐘前懸匏竹

序

卷之十七

一

三、卅

後列譬之張樂於洞庭之野而馬仰秣魚出聽何其盛也迄今甲申五十年間天子之垂綃而

南嚮者三易世諸校文使君僉已星散而飈逝卽如予九十人間繇公之策名而進於明天子

之庭者後先不同時升沈不同位所各以文章勲業馳驟當塗沛艾王路者今皆零落殆盡所僅存者太子少保張君瀚而下八九人落落然若將旦之星耳獨我何公自肅廟以來耆舊之德典

刑之望所領裒海內之縉紳學士者蒼顏白髮猶頽然而在也雖或以公位特中大夫錄僅二千石

不無如東方曼倩之難楊子雲之嘲然而公之賦
歸也則又翛然巖穴間共大司寇黃公葵峰輩同
爲社遊角巾故第分曹賦詩其締情也不越茶鐘
酒日與夫鹿牀石几之間其觴詠也特在川雲嶺
月與夫樵斧魚緡之壑誠古所謂物外司馬飄飄
乎凌虛御風之儔而與世之浮埃萎靡不相及也
嗟乎公非古之天遊而與商山之綺季洛社之杜
祁相爲同盟而頡頏而翔翔者乎頃聞公之年算
且八十予輩以道遠或漸衰遲不能珍從公而祝
哽祝咽於其左右竊效一言綴公之帶而張宮保

序

卷之十七

二

三十七

而下次名如右聊以佐公門下之稱觴而過者也

壽程次公序

歛有程次公者操重貲客遊三吳間而予未之面
也年七十其居亭張穉通爲予門人請予文爲壽
且手次其節俠之略曰次公者起家廢著鬻財之
間大較首之以計然之脩備而知物次之以范蠡
之擇人而任時又叅之以白圭與僮僕同苦樂其
發也若鷺鳥其權變也若孫吳貲且纍鉅萬而冠
蓋車騎園林第宅之後溢州里間矣然其爲術好
修而附仁義抑亦有足多者聞其事父孝與兄弟

梯其繼嗇錐刀之末雖不能與世之賈者異而賑貧窶賙喪葬繕津梁修道路出子母錢貸人而不以責浮屠老氏之宮其或頽廢數解橐中裝以佐之雖系千金不以靳儒生者過無問識不識輒倒屣迎之爲上客聞傾困廩以資道里游故三吳諸州縣間無貴賤老少交口而譽之今宰相頽陽許公以女娶其子而題其堂曰素封蓋有以也世之人士當先生片紙所落爲重得無賜之一言乎予聞而低徊久之歎曰豈其然乎哉昌黎韓愈嘗謂師暢墨名而儒行也故移文贈之竊感予黨縉紳學士繇明經而懷印綬佩魚袋以相壟斷者什八九次公之槩若此則其出刀錐而入詩書冠帶之誼也固已遠矣昔者子貢貨殖曹魯之間而仲尼與之絃歌不輟譚性道焉次公雖遊於賈人乎信如穉通言富而行其德是亦足壽也已故爲書于縑而貽之

壽按察使西華王公序

同年王汝脩司諫間嘗與予口畫族父鶴山及東厓兩先生兄弟相師友僉抱經術多個儻大略當其時肅廟方倚張文忠公如仲父而海內縉

紳輻湊其門兄弟並公之姊子籍令稍俯仰其間
通顯可立致顧一繇國子祭酒一繇尚書郎出爲
湖廣少叅輒拂衣去予甚嚮往之已而東厓伯子
西華仲子暘谷復後先中甲乙之科以吏業名當
世子雖不及與兩公同朝然亦以年家子時時獲
從兩公膝席縉帶遊間望西華公口訥不言其息
深深如也兄弟間或以湛冥或以亢爽其風概不
相似而要之以經術飾吏治海內學士大夫所共
喁喁然願爲結駟連轡而驟王路者固無間也西
華公之累官按察也春秋方盛遽自爲上書免官

序

卷之十七

四

三八十六

去去而歸臥東海上獨閉一室諷道家言不與世
相聞惟歲時酒掃丘墓與族子輩申先世以來家
法世所傳王氏族約與家錄是也其所言大較採
漢石氏及隋唐來張公藝之旨而一切恤貧弔孤
凋喪賑急出橐中美以散族里則又石與張之所
不及而或併范文正義田之略稍稍施行者嗟乎
公之所見抑遠矣今且年七十非古所稱鄉大夫
之致其仕而歸老也固當膺几杖之賜而視哽祝
壺於其左右者乎暘谷公千里走使函幣移書請
文以明年二月之吉爲西華公稱觴上壽子告之

曰聞海上多仙靈公家傍陽湖陽湖之峰故有吹臺卽仙人王子晉所吹笙處予當以是時肩瓢而過隨公醉桃花之深或及聞一曲而嘯歌以和焉可也

儀真樊侯見山公拜獎序

儀真者枕江而縣縮百里國家漕餉與閩蜀荆楚百越者之賈而縉紳大夫之飭厨傳擁節旄而過者星羅鱗錯於其土故井閭闐輻輳相望殆數十萬家蓋一都會也樊侯起家進士佩印綬出令茲土未幾聲籍甚其簿姚君輝移書於予曰甚矣樊

序

卷之十七

五

三十五

侯之材之鉅也儀真之爲繁且劇于大夫之所稔知者而樊侯下車來躬刺吏民疾苦其故所困於胥僧之龐舟車之輓飛語之奸舞文之孽侯且首爲按法罷去者無算不數月間而侯所爬搔批擊發奸摘蠹譬則醫家者之導關膈滌腸胃而去闕滯矣已而平田賦治鹺法疏石運繕河津恤流亡則又灑然而飲之以參苓與耆朮也吏民之席其威稜者畏之如神明而擁其風槩者戴之若父母其按節使者之乘傳以去也行且書其賢與最以聞第按其奉不及昔故特檄而獎之侯少誦子大

夫之文數共予輩二三寮貳膝席而口畫不置且於仲子章丘君爲同年綰帶交願乞一言以張之予手讀而領之且爲書以告之曰侯之彊幹無留行無滯牘其漢下邳槐里者之遺乎哉嘗聞古人於世之才賢也則汲汲焉譽之又從而書之固不敢後也於其才賢而未究也則亦欣欣然慶之從而濡忍以遲之然亦不敢先也何者蓋有待也以樊侯之材之鉅遲之以四三年或五六年內之徙臺諫上之歷公卿異日竹帛所書鼎彝所勒當與嚮所稱下邳槐里等吾固不知其何如也而奚亟

序

卷之十七

六

三十一

亟於使者所未報之政爲之軒頤而齒頰乎哉或曰仲尼不云乎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請書之以復於簿及二三寮貳而因以併聞于侯且以俟他日之驗也

龔秀州尚友堂詩序

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詩之與政通其所由來者遠矣故古者建採詩之官而天子省方諸侯述職必陳詩以攷風俗刺得失而緇爵削地與加地進律之典繫之周之衰也詩亡而政亦凌遲矣漢興來潁川渤海南陽東郡

而下其以名二千石之吏業載之傳記勒之鼎彝者稍稍輩出而詩不間見焉世所謂能詩者大繇遷臣羈旅幽人騷客不然彼或其挾雋材負盛氣者之士出而曳龜佩魚按節擁旄內之則省闈外之則邊徼而悲歌慷慨宴酣淋漓以詩聲相雄長故其言雖工而要之非三百之遺也已嗟乎豈非古詩亡而州郡之間抑或因之以俗流失世敗壞其於古之政與治亦漸不相及固有由與予間於晉得之陶彭澤潛焉於唐得之韋蘇州應物焉彼二君子者吏業之考鏡未必能如潁川南陽之盛

序

卷之十七

七

三五十四

爛然史冊而予間讀其詩益以蕭疎簡澹之氣而發之爲優柔平中之聲所謂飲酒之什讀山海經之什擬古之什懷思感歎之什行旅登眺之什大較夷以曠玄以寂與物無競翩然與古之太始之音無相遠其在當時所南面專城者之施爲次第不可攷見而千年以來郡邑所尸祝而採溪壑沼沚之毛以相俎豆者於今不衰得非詩之流澤殆有所謂浹之肌膚入於骨髓而視世之聲名之吏殆且什百已乎秀州太守龔毅所公禔褐令秀州下邑予間過之公耻與世之苛察相高者沾沾自

喜及其入爲尚書郎久之再出而抱二千石之印綬以刺秀州也秀之吏與民故習其政所共歌且舞走數百里以迎之者如携慈母已而公之至也抑輒席故所施行者與諸州邑相醞釀四三年來約文法寬網習廣恩澤銷奸慝其材指所嚮於潁川渤海而下吾不知其何如而封以內絕不聞近代懷驚扞擊毛瑣刀錐者之色而吏奉其職民安其業所相與擁戴而父怙母恃之者蓋亦與潁川渤海而下無以異也於乎盛矣公雅好爲詩及近出所刻尚友堂者諸什屬予序予伏讀之大略公之詩金本乎心蘊之乎性情而發之爲歌且詠其以蕭疎簡澹之氣而厚爲優柔平中之聲要之超曠玄遠而條然於埃壒之表公雖不爲世之遷臣羈旅與夫挾材盛氣一切剗刻者之音讀其詩想見其人竊謂 明天子倘按古者採詩之遺以攷風俗刺得失公固當首蒙加地進律之賞而百世之下且指之爲彭澤之什蘇州之什亦可也然則謂公之詩卽古之詩而詩之與政通否世之深識之士必有能辨之者

序

卷之十七

八

三百六十一

豫章陳公鳳隅繇進士出守蒲多才指入爲尚書
郎未幾坐讒左遷一再徙始及爲我湖郡丞濡遲
簿書間且四三年今以考最行其寮姑熟王公屬
予撰次其事予竊竊歛低徊不能搦管王公起而
前曰君抑知鳳隅公乎漢東方朔之執戟殿庭也
嘗自稱曰吾姑陸沉避世金馬門以自放爲予數
侍公公之吏跡雖韉鎖州郡間而其達生任性超
曠不羈則已遊於丹山綠水之深矣其所沈酣而
醞釀者惟瞿曇莊列之言蓄古法書名畫與金石
文數千卷不然或茶鐺酒臼鶴氅玉麈以自適世

序

卷之十七

九

三百四十四

所羨金魚紫袋貂冠豸裳之寵不顧也間嘗考次
哲人庶幾其似於漢吾得之馬季長孔北海焉於
魏晉間吾得之阮步兵王右軍焉於齊梁隋唐之
間吾又得之何子皙王無功白香山石曼卿趙孟
堅之屬焉公所自喜者固已混緇白逃玄冥厭塵
樊超泰清其所託雲霄之外者固已遠矣或謂公
不爲冰壺先生抑且當爲物外司馬也此所以今
人之與居古人之與稽世之嘉拔俗躡逸駕者固
未嘗不沾沾於雄飛雌伏之間以指譽公然而世
之耳鐘鼎而口巖廊者恐亦不能遽爲臧否人倫

噓拂皇塗以推轂公然則公之負軒然不羣之材而猶不免於今之泄泄然魚貫而次以浮湛徘徊於其間者蓋有自也予聞其語慨然曰有是哉河上丈人有言同病相憐予於陳公而不能不借之以自嘲也古之秉銓者以抑奔競獎恬退爲名業請書之以告今之考功氏

贈郡理張咸吾公祖考最序

今之有司大較喜聲名者絀長厚而郡司理則惟專三尺法以佐二千石之刑名往往以刻鏢爲威以爬搔爲能甚且中丞御史之按節而出也往往倚之爲耳目以徇郡縣郡縣中率奔走之若水之赴壑非獨墨者斲法者與弛職者畏罪之不給卽如賢者抑且籍之相與浮湛而游揚其間於是共爲突梯脂韋囁嚅滄渙其所由來者舊矣丹陽張公釋褐爲予郡理則異於是當其始下車輒嘆曰民之散也久矣湖之俗黠而訟公廼詰黠者屏其訟之不情者一切寬文法疏網罟斥懷驚省敲朴

與吏民共醞釀惻怛形於色專爲覆過薄青而不忍寘之於幪巾赭衣鬼薪白粲與城旦者之罪以爲聲名間及乘輅過他郡縣亦輒移其所以醞釀

我湖者而拊循之益罷去故時所爲刻鏤爬搔者之槩其於諸郡縣長貳吏而下所嚮若披穆風然固未嘗不謹繩墨抑亦未嘗過爲威稜吳越斗牛之墟無不人人擁戴而呼曰純明君子也以滿三載按故事例得報最以行少府王公屬予爲文紀次其事予喟然曰司理公行矣考功氏苟亟聲名先苛察公或猶鴈行籍令憂閔元元爲國家求博大長厚之士以領袖中外舍公其誰哉或曰然遂書之

劉幼川大叅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別序

序

卷之十七

十一

三十五

蜀幼川劉公之叅浙藩守予嘉湖也其所綱紀諸州郡文武吏士及一切獄訟刑爽多博大耻爲網罟諸州縣山澤田野之氓相與醞釀而謳歌者又之而祭天子擢爲河南按察使以行坤同諸縉紳先生餞之茗水峴山之上酌而言曰公之行諸吏民擁戴之嗟咨索歛黯然別離之色一也羊叔子之去漢江也吏民過峴山道猶共望碑垂涕淚公之去漢民所共遮畱之峴山不能得後且必伐石而碑公能無飲鬱而遺之以所佩弓劍寫履以系吏民之思乎二也諸縉紳先生於公特冠蓋交予

附令先公通籍而先公從給事以直言忤

肅

皇帝杖闕下謫邊徼其還南儀曹也予亦適繇司
勲左官舊京當是時予兩人同患相恤同官相嬉
遊若親昆弟然公時屬髫年而予今衰且老矣公
獨憐之三也前二者郡吏民與諸縉紳所同而後
一者予所獨也公之茲行也行且外之領節鉞內
之羽儀於朝叅大政他吏民暨縉紳先生或猶
望見顏色而予老矣殆沒齒無復也已然則予之
涕洟固有無埃峴山之碑而後下者予於是低徊
太息不自已指茗之水而繫之以詩曰公乘輶車
兮入大梁朱旂閃兮日月爲光嗟予茗水兮沂無
航公採風兮吊夷門睹河山兮賦中原嗟予茗水
兮疇廻轅公建油幢兮填名州載懇浙兮日月其
流嗟予茗水兮浚波愁

再贈幼川劉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序

公之擢河南按察使而行也予賦文以別之矣其
所推述大較本吏民與我縉紳所共爲擁戴而嗟
咨涕洟者之色明日諸州縣大夫復移書屬予曰
君抑知公所綱紀我州縣乎哉公稱

今天子

重臣其操印綬而提數十城也卽古者岳牧分布

序

卷之十七

十一

三百五

畫千里之名山大川而守者之職而我輩第州縣吏耳間抱牘伏幕下公教之誨之若師弟子四三年來困於水旱山澤間菜色相望賦稅不易供况其俗稍稍窳皆而囂訟諸州縣吏材指不同其所遵公三尺不敢爲汚略相似而其寬猛緩亟強弱巧拙或人人殊公金開襟以待之公大度故不設城塹不爲威稜而於諸州縣長相爲拊摩若調瑟然甚且錄其善而矜其不能覆其過而掩其疵我輩獲展布尺寸以媚於民皆公賜也今於其去也非獨吏民縉紳相爲嗟咨涕洟卽如諸州縣吏惘

序

卷之十七

十三

三百八十五

卽

然若離慈母之祿者君按古傳記所載何如也予告之曰諸君子其知錢文僖公維演之守西都乎哉文僖公多恢廓大略而一時幕下若謝希深歐陽永叔之屬金海內名儒也文僖公脫去堂陛與希深永叔輩圖書詩賦相倡和一日聞幕中諸賢出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俄而雪作公且遣吏渡伊水飭厨傳而傳語曰茲行屬佳山水且畱賞雪無遽歸也當是時西都稱治而文僖暨希深輩風流文物爛然朝野間已而他代者王文康公曙來稍不相似嗟乎公固錢文僖公而諸君子過

公幕府倘共希深輩故相等夷也宜其兩相推挽而夷猶者如此諸君子安得不爲飲鬱太息於其去而公亦能無爽然自失者乎予謹次其言綴公之帶且以併聞異日之他代者或曰西都卽洛陽公今持節封以內倘及露冕過焉嵩山之靈當必有携曩時風藻以俟於其墟矣

題桐廬政錄序

政錄者桐廬縣學諸生所相與採風於其里而畫次其令楊君善政而傳之者也一日抱之過草堂屬予序予三復竊歎孔門若季路言游暨宓子賤序

卷之十七

十四

三百六十五

輩金以高第出宰州邑間然其傳記所載蒲之政特聽斷而已其他武城單父絃歌琴臺之外寥寥乎無他聞也卽如漢所最重者名二千石而班固傳循吏二百年間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黃次公霸朱仲卿邑龔少卿遂召翁卿信臣及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十數人其最著者或以興學書或以漑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治盜書亦僅數事而已縣令而下則以專城百里間其所施爲次第絕無可攷問有之亦特紫公卿後稍稍以吏業聲名處附見而已安得若桐之諸生乎

日所書乎已而予覆之客從桐廬而過者一一口
畫本末若省里甲虔祀典均田賦罷追呼杜侵漁
鈎欺隱禁囂訟弭盜賊釋無辜申讀法興學校先
教化與諸生所書無以異嘗聞子產鄭之令尹也
猶不免鄉校之非何者士故多諭諭訛訛之口而
令欲防之甚於防川也故子產不敢毀焉而春秋
傳之所稱謗者半頌者半君今獨席諸生所羣而
口譽之又從而書之如此君縱不敢遽引孔門之
高弟與漢循吏傳所次者相爲後先而亦庶幾免
於鄉校之毀也已是不可以不書也謹爲序而貽
之

武康令實菴王公擢潮州貳守採風錄序

書曰詩言志古者先王盛時由朝廷宗廟而達之
乎國都里巷由祭祀會同而放之乎朝聘宴饗甚
且山澤之間而婦人女子之能言者皆不廢乎詩
故君子歌之以貢其政小人歌之以貢其俗特則
天子建采詩之官而出而省方太史陳詩以觀民
風傳所稱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此其彰彰大較也秦罷侯置守采詩
之職旣廢而吏業亦寔衰衰間按傳記所書若劉君

歌洛陽令歌滎陽令歌茲則載之樂府而於今猶可攷見者武康方百里爲湖下邑封以內金阻山塹谷採竹木薪炭絲枲之利以爲衣食其地無掘山煮海統綺文繡之富亦無椎埋踰蹋遊冶獷悍之俗故號易治而魏晉來所名吏業之最者亦僅僅賀公循朱公齡石毛公滂下及國朝桂公萼寥寥數人而已其他豪雋達練之士第治簿書均賦訟以稱職徙官去時時有之然求其古之遺愛若子產者殆寡也嗟乎今建昌王公實菴非所謂百年間見者乎予丘墓寄武康數過之入其疆而

序

卷之十七

十六

諸賢良文學所口畫公恂恂然約已好士好佳山水與之絃誦其間翩翩乎賀公循而下者之遺也又以之而叅諸長老及山藏谷匿者之氓其所單車問俗朝刺民疾苦若倒懸夕輒解之惟恐後又稍稍與近代桂文襄略相似也世所一切苛察聲名相高者之亟公獨耻且厭之薄不爲頃且擢潮州府同知以去其邑之賢良文學及諸父老所共遮畱於郡太守及持節使者之庭殆數千人不能得因而共爲詩歌若干什并屬予序予三覆之其情悅以愉其音志以思詩之工與否不暇計而以

之上貢其政下貢其俗則所以與古之歌劉君歌
洛陽歌榮陽者或相上下無間已嗚呼非傳所稱
治世之音安以樂者乎非仲尼所稱子產者衆人
之母已乎異日邑之人祠春秋尸祝而俎豆之予
固當行且採其什俾里之童子羣而肄之以相與
歌吹於其庭可也

而壽鄧溪劉叟序
錢塘黃汝亨移書告坤曰慈有鄧溪劉叟者古所
稱獨行之士也予曩嘗共章丘君從其子抑之遊
蓋耳熟其人而旣於心者舊矣生而沈默寡言所

序

卷之十七

七

好者古六籍與先秦以來典冊之遺間操觚爲舉
子業數奇不第輒棄去已而獨閉一室太息古今
務湛深之思於世所蟻附而蠅吶者不聞也時抱
膝而吟若將與古之擊壤而天遊者朝且夕趾不
踰戶以外也事父母孝執執然視身左繩右矩不
失尺寸惟恐行一不義以重爲父母憂及其與井
里姻族宴言而遊也則又恂恂然若不勝衣與屨
固未嘗與人相睚眦也嗟乎豈漢明詔所求孝弟
力田者之遺與抑之善屬文間亦舉於鄉哀然聲
稱矣然擯之禮部者再猶不及升斗祿以需一日

之養頃以叟且年七十翔舞低徊不自已而予共
章丘君兄弟事抑之則亦當父事叟矣子大夫得無
爲我侈之一言以矢歌其事乎予聞而竊效一觴
系之以詩曰山可採兮溪可緝叟無求兮斗室之
息飽與溫芝可茹兮葛可捫叟無求兮抱犢以嬉
旦與昏辟不應兮徵不聞叟無求兮手授一經垂
後昆龐爾眉兮虬爾肩叟無求兮朝命之遺爛盈
門鳩爾杖兮綸爾巾叟無求兮綺季角里長爲鄰
壽光祿兄北溪先生八十序

序

卷之十七

大

年生而予與弟鴈次而少三年少共讀書家塾中
稍長予同公補邑弟子員未幾予舉進士翱翔中
外矣公暨予兄弟抑金入貲爲郎公繇光祿出貳
福寧州而予伯兄以南寧府通判弟以大寧都司
經歷各致其仕來歸歸則復羣而遊春秋伏臘及
里社醪醕燕飲之歡未嘗不時時相從公同伯兄
龐眉皓首而躡履掉塵於前予與弟抑及斑白黃
髮而肩隨鱗次於後公之年七十也予嘗爲花溪
四皓歌稱觴上壽里中人共矜而美之如是者累
八九年而予兄弟忽不能畱偃然相繼逝當是時

予獨與公矯然山澤間譬之將旦之星盈盈河漢
兩人者不能不爽然索欵抑不能不嗒然愕且喜
也明年公且年八十予於是獨爲前壽告之曰願
公飲無算予伯兄暨弟附公結髮起家來何壯也
今安在哉且世之習長生不必漆漆然熊經鳥伸
導氣辟穀松喬輩爲也第能屏耳目卻思慮寡嗜
欲若海鷗然殆近之矣竊按公事父母孝與內外
兄弟悌篤於義澹於利於朋友閭里未嘗設城府
抑亦未嘗以睚眦相嚮語所謂上善之士淡若水
天授之以近道者也公嘗恨舉子晚今且抱孫焉

序

卷之十七

十九

三五十一

一切世之戰鬪愉佚叱咤俯仰不以入之心而搖
乎其精而痼瘵乎其形公之壽宜矣余雖不敢望
公而其淺衷朴愚無町畦抑或稍稍相近公其許
我時時從遊乎哉

贈陳海寧人覲序

麻城陳侯之綰綬而出今海寧也數月間聲籍甚
未幾按故事入 覲而帷中諸博士弟子員孫允
升輩十餘人過予廬伏而請曰先生抑知陳侯之
所以令我海寧者乎侯侷儻多大略而平易寬舒
務與人人爲便安所當民之賦役獄訟譬則權衡

者之於物也小大輕重調劑出入各得其均故人
人亦獲以其情與侯之嚮明相爲旁皇浹洽而無
壅隔闕滯之患又與吾儕弟子數羣而聚之學宮
而躬爲訓課之而諸博士弟子抑遂喁喁嚮風侯
蓋不務赫赫名而士民翕然戴之所爲式歌且舞
者都鄙而山澤也乞先生文以張其事予聞嘗南
過海上刺諸父老諸父老嘖嘖口畫大都如諸博
士弟子所指今侯以上計行矣古者太史陳詩以
觀民風予稍稍採邑之里巷之歌而綴之爲詩以
備使者之采納焉詩凡三章二章章十句一章章

序

卷之十七

二十一

三百六十七

十三句其詞曰侯之下車兮式舞且歌士翔于宮
兮農偷於塗歲且豐兮兆玉禾羯鼓伏臘兮海不
波間里婦子兮樂孔多闕侯之入覲兮千里爲裝
匣有孤桐兮橐有糧言受計兮獻 明光 天子
首嘉兮漢循良賜食大官兮給糈與漿闕侯之陞
辭兮抱牒言旋時維暮春兮凱風自南桑柔於野
兮室家且蠶百穀其播兮農往于田峻且至喜兮
田鼓闐以勸爾耕以祈爾年 天子借寇兮勞
來疆與阡誓無誼闕

張太學刻洪武以來程文編序

國家設科取士所爲經書義大較採宋王臨川所
罷隋唐詩賦之法而本之經術雖不能如周官所
稱鄉舉里選然其議近古世所錄程文洪永宣成
間譬之羣卉之於春陽氣方萌而始芽茁也弘正
迄嘉靖初則稍稍盛夏矣隆慶以還文日以靡氣
漸以漓譬則入秋以後凋落相半其所當家龍驤
而尸虎攫鉤奇鈞異言人人殊然而標竊莊老掇
拾秦漢甚且旁勦釋氏空門者之影響以相誇詡
其於孔孟程朱夔不相及矣何者漢之錄士首孝
廉其弊也則室於墓壙唐之錄士盛詩賦其弊也

序

卷之十七

二十一

三百五十六

則變爲西崐其勢然也然則有志於經國家者得
無先之以釐文體甄士習而因之以正人心乎茲
編也予同年張澤山中丞公所從諸生時手輯洪
武以來試錄之文而藏之家者方弱冠輒得茲編
之雋且永以文名當世首解額而其孫太學生文
炎又能讀其遺書且於公身沒之後下及隆慶萬
曆金爲按年而次之其所摩畫則首之以會試暨
兩京鄉試蓋重館閣也次之以十三省而稍加選
擇蓋拔其尤也又終之以文談輯略則按諸名家
所條次善文者之訣也嗟乎太學之用心亦勤且

遠矣世方崇刻鏤炫璣翠而故反之以象犧雲
玄冠大練得無不相八乎予序次數語弁之首竊
恐今之高才生所沾沾自喜者猶不予諒而不能
不哆口而旁訕也

飢豹存稿後序

飢豹稿若干什豐城李茫湖先生所著而飢豹云
者先生自憐七試不偶其身困抑不得際當世而
以其材川吟而壑賦者語所云豹飢則鳴是也其
孫烏程令李君手是編屬予題其後予卒讀歎曰
三代之盛世之侷儻卓犖之材見於鄉大夫所書

卷之十七

三十一

三十一

而其衰也春秋戰國起客遊漢則出於州郡所歲
舉孝廉明經而隋唐以來其所取士之法惟制科
則世之侷儻卓犖之材非歷制科無由以進而抑
遂謂制科或足以盡世之侷儻卓犖之材然者予
間從先生季子司馬公遊因獲謁先生於茫湖里
上先生魁峴不羣長八尺博額豐頤目炯若電掣
背印若山蹲而虎踞其息深深如也與之擘畫古
今成敗得失之際沛然若谷之答響也其所當古
已而復聞先生拒寧藩所劫檄出殉州縣事

予竊謂先生使值戰爭離合之際固當如秦尉佗起南粵當自得以開土一方者不然王猛者流引身枹鼓間以之佐命立功可也又不然遭

高

皇帝時平定天下之後猶可脫身取卿大夫也而先生卒且偃然林棲巖錮以終其身嗟乎今之所謂區區制科豈足以盡世之倜儻卓犖之材不使之遺佚乎哉雖然弦不亟則羽不疾畜不極則流不遠惟先生以彼倜儻卓犖之材偃然困約其身故仲子給事公逢季子司馬公遂並得以名才奮奕當世而諸孫輩且後先中

明天子甲乙之

序

卷之十七

三三

潘

三三

科鱗次鴈翔矣非先生詩書之澤生不及列之鼎彝而沒則以其餘慶流之苗裔者乎今讀其詩其氣沈其思遠其材軼而不羈超然有江海鴻鵠之思焉無事唐開元大曆以下雕句刻響之工而風人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山澤間樸茂魁壘之氣抑可以槩見也已嗚呼讀是編者謂其爲古之中林兔置之遺亦可也予謹書之左以俟後之採風者

送錦峰叅知公擢廣東按察使序

杭嘉湖南擁天目東枕江金海北則縮五湖之水

以爲沼古吳越來所畫千里之名山大川而國者
也其地饒竹木絲枲菱芡魚稻之利以爲業其民
人則詩書冠帶以爲俗雖間有掘山煮海者之奸
或竊發然特癬疥故號易治百年來稍稍習爲窳
些噐獷鉤黨羅織以相睚眦而訟且繁滋始凋耗
矣公之來因地適俗而利導之其所綱紀州郡大
者斧剗細者絲櫛不抗不隨不吐不茹而吏遵其
職民樂其業也已又以其暇席境內縉紳大夫學
士共爲推古今論文章相爲色澤而謏薄如坤數
及時時從公磬折其間公抑且弗以蒯艾棄焉然

序

卷之十七

二十四

崔

三七十九

則與宋錢文僖公之尹開封歐陽文忠公之鎮維
揚其以風流文物照耀當世者何以異哉頃者擢
爲廣東按察使以行坤同董尚書輩共携壺漿帥
吏民遮送之茗水之上且指而言曰廣去浙五千
里茗之水蓋有隨公之使星而南者願 明天
子亟爲假公節鉞來填我浙我輩其濯纓以埃也

廣德州太守陸景星公考績序

廣德州沈紹宗鄭鰲夏守義宋之郊伏詣茗水之
上而稽首曰嘗聞古之傳循吏者於河南吳公則
以興學書于渤海龔遂則以種樹書於京兆趙廣

漢則以繩奸書於南陽召信臣則以溉田書又於仲由則稱其折獄於陽城則稱其催科於朱考亭則稱其廣社倉材指之所擅不同而各因其所長爲民措置於以竭力殫能以樹遺愛於其土者亦不一而秀州陸公者釋褐而過我州也四五年來所繇問民疾痛而旦暮拮据首之以隆儒學而諸生者彬彬齊魯矣次之以課農桑而野無曠土矣又次之以禁吏胥而舞文騷驛者屏跡矣又次之以濬水利而田不患旱乾矣他如質訟若流催賦有藝貯穀備賑於古之循吏所書各當世而垂

序

卷之十七

三五

滿

三十一

後世者無不畫一而講而公所自持則又蕭然若書生寒若氷苦若荼故其仁愛所嚮譬則風之嘘谷泉之注澮州之縉紳學士井里長老以至兒童牧豎無不沐浴而膏澤之者豈公固天之挺生豪雋不世出者之資遂及綱羅春秋以來名公譽髦者之概無不得其似與間或歲侵所禱輒應甚且竹抽雙幹於古所歌麥之兩岐而樂不可支者無以異也於乎盛矣行且奏其最以聞

明天子

公倘爲我品而述之否乎坤聞之瞿然起振衣而言曰三子所口畫公者種種也繇予觀之公豈

有他哉蓋惟仁心質行孳孳焉以爲民勤施焉耳
詩有言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仲尼嘗稱子產者
衆人之母也按諸生所畫大較公能以子產所以
母鄭者而母州之衆也異日者採風使當必能錄
其吏業以附古之循吏傳之後無俟於予之綴次
也

贈督府一齋溫公擢戶部侍郎序

天之生才以爲世用大較材各有所擅亦必間有
所絀何者文事尚左武事尚右法象所畫固如此
故臯夔以降仲山甫治內方叔治外彼僉各以所
序

卷之十七

二十六

留

三十一

擅殫材竭能而因以顯勲業震華裔銘鼎彝而詩
書所載傳之無窮者也我浙當 肅皇帝時島

夷內訌烽燧數起其始也羽檄徵天下材官騎士
及其宿將以嘗之而卒無功况兵非土著輓輸無
藝故特採臣下議而建督府以鎮之三十年于茲
最著見者歙州胡公以攘寇名成都趙公以節費
名而銅梁張公則又以勦亂名三君子者彼皆以
材之所擅而乘時之變推移盈縮以爲功者也故
浙之州郡所共謳歌而尸祝之者特盛今關西溫
公開府我浙首按其下教所條次州郡之吏士問

民疾苦譬之扁鵲飲上池水而因以窺五藏癥結
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榻髓樸荒爪幕沆腸而無不
得其當者也大較故督府所未必知卽知而未必
能畫之若此之詳者假令諸長吏稍能遵之奉法
布職潁川渤海單父中牟之治且遍十一州郡矣
已而復聞公所勒戎練兵則又故時之游食者輒
罷去他部曲之倚中貴假文法而領偏校者並易
置之兵無羸弱將無統綺雖以海上之烽燧不至
而輕表緩帶之士稍得以橐弓鍵矢其間然要之
投石超距摧鋒陷陣之氣隱然而在也予間異之

序

卷之十七

二十七

陳三五十五

竊疑公家世關以西習睹諸塞上所當胡兒之控
弦飲馬者數數也故獲令如是已而又於海上稍
及徧覽公所指麾戍守一切越海而覘迎艦而敵
與夫火攻水擊飲飛波盪之法又若奕秋者之分
子布算無不諸名實揣形勢而中緩急者間又別
按公所減故時兵額什之二三而又鑒近年所縮
費無法以致帳下鼓躁於是佯拊循之且陰脫嬰
兒之齒而人不知或謂十年二十年間爲 國家
省軍實且百萬計於乎盛矣公豈古所稱文經武
緯天之間氣所值者邪晉人嘗稱羊叔子守襄陽

也以仁而杜元凱之繼之也以功予竊謂公於浙所綱紀州郡當不讓叔子假令海卒揚波公之提袍鼓席矢石恐亦於元凱所收平吳之功無以異者前所稱三君子僉在公襟帶間嗟乎我知之矣詩有言曰張仲孝友公奉

天子璽書而臨鎮

我浙出則擁旄秉鉞以厲藩臬諸司入則鞬袒甘毳偃僕色咲太公太夫人之左右而公所下教我浙亦孳孳然獨首孝悌有以也傳曰始於事親終於事君蓋惟公本之孝以篤乎天之經地之義故其所澆於心措諸身發揮之乎事業猶之木之自

序

卷之十七

二十八

三五七二

芟而幹而枝而葉而芽而甲苗而條達無間也公聲望籍甚入貳戶部尚書行且叅大政秉國鈞知公之翊戴主上當於古方叔仲山甫兩兼之矣

贈李比部歸省母夫人序

古今傳記裨官野史所書婦人女子赴焚投河瑰異嶄巖之行雖窮州下邑往往不絕也唯勝貳琴瑟牀第之間能不以燕私相及脅咏於詩歌於學士大夫之口若太妣而下蓋寥寥也何者彼婦人女子之性專而忍故心有所赴則蹈死易情變而

側故心有所溺則約義難彼其易每冠裳珮笏之所不得而勝其難或中材好修之所猶得而矯故古之蜎蚪文所象嫉媚婁妬而金抱女蓋繇是也閩中李比部公生於勝再日勝病不能乳又七歲而孤母夫人獨能乳而教之以成其名而比部公長且耄猶瞿然不自知其母所從亦奇矣雖然婦人女子之行譬之陰崖之卉也非有所託則不傳古今誦孟軻范滂必本其賢以及其母比部公以才行聞於時公卿學士爭口譽而交之其道已光顯於朝矣今其使而南將以歸輦母夫人於閩序

卷之十七

三九

中朝之善文及聲歌者若干人輒詩而祖之且嘉母之所以能乳而教之也金裒而傳焉嗚呼母之誼與古今人之情蜎蚪之文特相歌咏於詩侈於今之學士大夫之所張亦衆矣其有附國風所載者乎比部公之歸也抑亦能歌之而聞之母夫人否乎

武康令羅田王公政績序

南城王公之令武康弔孤省囚問閭里所疾苦悉政暮年而民歌舞之及其擢貳潮州府而衆

去或懼繼之者之無以稱也已而羅

田王公來按南城之故所施行者較若畫一而次第之又於其簿書期會及他吏胥里甲之瑣南城公所或故嘗遵古道濶略而迂視處公又躬爲勾攝而繩切之未朞月而邑之歌且舞於南城者又將移之公而忘其去矣蓋漢之前邵父而後杜母也予有丘墓介武康山中春秋過祠之而山之樵斧而頭戴白者往往遮路口誦之不置予竊怪之間按鄭子產春秋之良也然其始也褚衣冠伍田疇作丘甲鑄刑書賂伯石逐豐卷甚且欲毀鄉校其所洵洵口謗而欲殺之者豈然也久之而後翕

序

卷之十七

三十一

三十一十六共

然隨以定故仲尼聞而稱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母羅田公何以故而獲民之驟之若是也嚮者南城公適故令殘虐後譬則水雪而假之以陽春也傳不云乎飢者易食渴者易飲故其德澤易下行而民易感而南城公去而羅田繼之縣之吏民所謳思其拔續與烹鮮之遺者鰓鰓然其未已也公又焉得勃然而滋且稔之乎頃聞縣父老相與携幼穉盃漿舉手加額而行且蒲伏於其縣之庭諸生來請予文以紀之予不能辭而爲書以閔羅田公曰公之獲民之驟之至于此豈子產之所不能

不疑且謗於其始公獨能下而式和之乎抑子產
之在當時其所布令甲抗公室猶不免搔而幅
尺之也而公所至隨俗冶化約法褫職輒能無改
於南城之所及而又剴且畫於其所不及已乎不
然南城公特陽春也公殆繼之以長夏而茂林而
繁陰而所相與披拂其流風餘韻而折衷之者又
或有間已乎易曰已日乃孚予竊疑公之獲民之
驟不知于古之已日之義又何如者願有以示我

序

卷之十七

三

一百六十一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郡太守陳後梅公擢福建都運序

漢制郡二千石之高第者入爲九卿而丞相及御史大夫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之世號多循吏然首之者曹叅之相齊也方其漢興之初及秦之敕與民休息禁罔疏濶其他施爲次第不可攷鏡惟聞蓋公善治黃老言輒避正堂舍蓋公焉治貴清靜而民自定且戒勿擾獄市也已而代蕭

序

卷之十八

一

何爲丞相吏言刻深者輒斥去之他務聲名沾沾自喜者輒以醇酒飲之甚且後園近吏舍聞吏舍日飲相歌呼而狂復取酒佐而和之間有細過則專爲掩匿而覆蓋之當是時丞相府無事百姓歡洽故文景以後若河南吳公若蜀郡文翁若潁川黃霸若渤海龔遂並以寬簡爲重而他如郅都之守鴈門田延年之守河東嚴次卿之守河南尹賞之守江夏至於薛宣之守左馮翊大都如東濕薪號神明然史或譏其苛察相高而君子弗與也嗟乎若我雲間陳後梅公者其殆漢所稱良二千石

已乎公始下車望其貌退然若不勝衣也已而扣之其息澹以寂也久之則仁心質行盎然而出若挹穆風而覆慶雲也其不忍以法律相繩切卽叅之弗擾獄市之遺也其於屬掾游處如師友絕不爲威稜以相彈壓卽叅之所共爲歌呼者之槩也公旣不欲以城府塹人而諸州邑吏民亦相與擁戴而依附之茲且擢爲福建榷鹽使以行而諸州縣長屬予紀其事或謂榷鹽使猶不獲鴈次藩臬之列予獨不然榷鹽使今國家所藉煮海之賦以待邊徼非持廉則不足以專利權非長厚則不足以拊竈役而公之視身撫下如水壺如挾纊

序

卷之十八

二

三百三十七

明天子之所厚擇而慎使之者固有在也異日者國家按漢故事選諸所表入爲列卿行且鱗次而進矣又何疑乎哉於是諸州縣長唯唯而書之以附之屬車之左

贈蔡拱明文選序

予之令丹徒也得一孝廉焉南京刑部尚書郎唐公侃已而又於永豐呂太常得唐公侃所以令永豐者蓋古中牟單父之遺而邑之人於其去也像而祠之不衰又二十餘年而得閩州蔡君其之令

承豐節使所書其最而聞之

天子者十餘

上當是時君之聲爛然冠南州及究之君倜儻多大略然其仁心質行與民相吐哺而不欲以苛察相高則大較席故承豐唐公侃所施行而以經術潤色之者也久之聞君勸唐公祠又從而置祠田以守之復割俸以貽唐公之子若孫誼至高也予不勝嚮往竊嘆古王綸之守豫章也惟圖畫故太守陳公蕃之像於郡堂楊於陵之刺華州也不改故刺史袁公滋之政以慰吏民嗟乎公之風流澹宕固若此誰謂古今不相及哉已而公入爲戶部

序

卷之十八

三

三百五

予過公淮南行省膝席而宴言者移日稍稍共公擘畫古今頃且再移吏部司封又調考功而唐公侃之孫思忠感公之不忘故承豐併憐予亦間嘗錄丹徒入爲吏部也乞予文以賀之予移書於公且告之曰豈獨爲唐生賀乎哉吏部郎者所共尚書進退天下之賢不肖以勵名業翊國家者也惟公與明兩端而已公則於天下之材燭之若同體而不爲闕隔明則於天下之材燭之若擢髮而不爲舛盪且唐公侃之令承豐也其人已沒其骨已朽而公猶無忘若此則其不蔽賢也可知唐公之

故所施行已露零而其子若孫流落孤苦殆與負薪行歌於市者無以異矣公獨施之不報若此則其不廢困窮不假請謁也可知公繼其道不改其政而又於其廟食也與民共爲伏臘而俎豆之則其不遺故舊不忘典刑也又可知嗟乎公之異時所持令永豐者以引擢天下之士其於進賢也固當若轉圜其於緹不肖也若決雷公與明所嚮當與晉山濤唐崔祐甫相襟帶也已予以是敢爲朝廷賀

栢山沈先生詩序

序

卷之十八

四

三百五十六

栢山沈先生者名臺字子高世武康人而梁司徒休文之裔也起家博士弟子員以高才生名九省試不第貢之朝出訓南豐越四年改諭浣江又六年上書乞山以歸沒且久之萬曆丁亥伯子錚仲子鍵兩生抱先生所著詩藁若干什涕而請予序予於先生未之面覽其藁竝古之所稱詩以言志而感時觸物因而成聲者固非世之剗心剗腎以雕刻其所至而當其旅羈幽思寮友倡和或撫花鳥或眺泉石或睹廢興輒擗管濡毫獨歌獨詠其間抑嘗手釐入燕次南豐次沅江爲宦遊稿已而

致其仕也爲歸田稿各按其年以系之而先生所
自好處盎然指掌大較各得夫羈臣遷客幽人處
士者之所欲言以之道性情矢風刺而工與否不
暇論也鹿門山人曰予間過先生故廬去孟郊東
野并特數十武嗟乎豈其佳山水百世相感而興
者與抑亦故休文之裔而流風遺韻猶得世其學
與予雖不及見先生而讀先生遺文如睹先生兩
生母爲嗚咽而涕洟也

烏程侯楊楚璞赴徵序

烏程令楚璞楊侯之赴內徵也邑博士某某帥弟

序

卷之十八

五

三六二

子貞若干人徵予文爲賀竊惟侯先大父按察公
之令我歸安也以材吏名於今有遺愛焉四十餘
年而侯再令我烏程烏程於歸安僉隸郡左右侯
以彊幹之資勵以家學且耳熟先公所從吏本末
及我湖土俗民情所嚮背也下車不數月聲籍甚
於先公所故嘗約已愛民而侯益加鑿刻及孳孳
捐循以近民譽於先公所故嘗飭吏胥謹簿書而
侯益加調劑覈名實操筦鑰以勵各業於先公所
故嘗平賦役勤聽斷而案無留牘而侯益加細大
爲情絲比髮櫛遠近之間流鬯罔間也

蕭廟

末年按節使建言罷去一切供應殆盡而州縣吏
厨傳供張之不給於是或不免括出納者之美而
侯獨聽之司計者不以與或不免扣減胥徒在官
者之什一而侯獨否聽其按事奠食也而不以與
間又或於助役之額不免腴削而自封也而侯又
獨聽其按役而給而不以與卽如詞訟他或不免
駝法以抑閭之右而侯獨平視之若一縉紳大夫
家他或不免爬搔而懷驚之甚且如束濕薪侯獨
靜以待之則而有體蓋侯之心如水水不與萬物
爭而侯惟順而導之以與民相便安頃且水灾非

序

卷之十八

六

常而侯之憂內恒乎心外形於色嗟咨涕洟之不
已而上方檄有司廣爲勸分侯不敢不爲勸分而
抑亦聽之而已而未嘗強劫而責之也故邑以內
若挾纊而百里遠近沐浴膏澤旁皇浹洽如一室
然聞 天子徵書之至衆且皇皇然如失慈母
不能不相與系欷而太息也嗟乎侯行矣不知他
代者來其能席侯所故施行者次第而條畫之否
或曰今少宰趙公抑嘗舊令我烏程而湖所故不
敢忘甘棠之愛者侯必與之合謀而爲我輩厚擇
民牧焉已

再贈楊楚璞入 觀序

烏程侯楚璞楊公之赴內召也邑博士郭公冕等帥諸生數十百人請文於予予稍稍條畫侯之德政而綴次之矣明日少尹楊公某復帥諸父老且共強予矢陳其所不能盡者而察諸父老所不能言之色又若共爲洪水爲沴系歛咨嗟於其去而欲倣古者借寇故事上書以聞者予爲之獵襟起對諸父老言曰 明天子所按海內循吏治行之最者入爲給事殿中及侍御史制也諸父老豈得遮留之卽如予所綴次侯之德政抑豈必瑣尾

序

卷之十八

七

三七十一

而盡之乎哉三代以來稱吏治者首之以單父次之以中牟予覽單父所傳特其琴臺之故趾焉耳其在當時所被之田野而播之里巷者已不復攷見而中牟今亦惟狎雉雉之一言耳而史官所書之竹帛漢天子所賜之黃金及爵關內侯者後世猶不得畫一以聞之也故傳有之曰至仁無恩至樂無聲鄭子產孔子嘗亟稱之曰古之遺愛也及按春秋傳所載抑特鑄刑書殖田疇開溝洫誨子弟與不毀鄉校數事而已而要之子產之愛民心而措譬之一人之身而津液榮衛所流鬯於四體

之間而毫髮以上無不洞筋而濯髓者故曰衆人之母也言母則子產之愛盡之矣頃者歲祲以來侯之所爲薄征請蠲散賑弛刑去幾之屬大較採古者荒政所遺業已上之郡二千石及藩臬撫按次第施行矣况諸父老所言特我烏程一巖邑也譬則寸膚也自今 聖天子之所以坐明堂而席四海者言之譬則一身也天災流行內自輦轂而西入秦隴東渡遼陽南及山東西迤大河而南捷豫章荆楚之間殆延袤萬里也侯之入給事殿中與侍御史殆將假之寢衛心腹而與宰相尚書

序

卷之十八

八

三六四

令以下相爲權衡其間者 明天子豈忍以百里之啼飢號寒而故痿痺四海乎哉少尹而下相顧曰唯于是遂書以投之侯之屬車云

德清令陳岷麓公赴徵序

頃者 天子採有司言徵海內吏業之數以最聞者入備言路侍從之職德清令岷麓陳公行且趣裝入 朝而邑溥士某等帥弟子員數十百人屬文於予竊按公所規畫措注大較飭吏胥謹筦鑰均賦役公聽斷清丈量革供張詰奸慝省刑罰厚學校恤孤獨葺湮廢體掾屬招流亾繕橋梁除

盜賊今之俗吏所奔走而不給強幹吏所共以名業相矜詔者公且博採而兼收之矣而至於仁心質行推誠御物則又鰓鰓然一縣之瘡痍疾痛並屬公之憂勤蚤暮所嚮一縣之痼疾困鬱並屬公之眉睫心竅所達而又侃然專劇而肩難不以擁腫執掌奪其志惻然亟病而解勞不以瘠毀養譽挫其氣絕不爲愛憎不爲城府而此心之昭然懸於琴臺之上若鼓陽春白雪之曲而無繁絃無促節風流惠愛爛然於餘不之遠近雖齒錯之壤無不人人解頤而嚮風也公之令德清當與武

序

卷之十八

九

三

廟時梁司徒等而器或過之於乎盛矣古之循吏所當移官以去往往吏民携老幼盛壺漿甚且流涕洟攀轡駟遮道路而不能前行予知公之使節所引當有川之沸而山谷之擁者予前告之曰傳不云乎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公之入侍日月之際而他代者來願公席故所施行者膝席而耳熟之餘不故不能忘公而茲則公之所以毋忘餘不也是爲序

國朝名臣經濟文鈔序

茲編也太學張生惟謙所嘗抗志石畫謂宗藩也

北虜也河漕也之三者所繫國家之措注得失最
亟故於宗藩則首之以陳公建所次祿糧不繼而
繼叅之以王公宗沐宗學之議於北虜則首之以
許公論所次九邊而叅之以鄭公曉周公弘祖輩
四夷海防之議於河漕則首之以邵公寶所次運
法而叅之以丘公濬輩漕輓治河併及海運之議
大較並按國家名臣所爲建畫予以翊捍國家者
顧異日 聖天子共執政諸臣採擇而行之者
如何耳嗟乎漢高鑿秦孤立大封國姓賈誼所謂
尾大之憂絳灌輩且詆其紛更也已而七國舛逆

序

卷之十八

十一

陳三才

而主父偃採之故漢得無恙晉武平吳侈心外攘
而江統所爲徙戎之論中外諸臣且漫不之省也
已而五胡亂華而劉石相繼晉卒陸沈故曰言之
行則措國家如金甌言之不行則誑誤國家如沸
鼎張生者得無以書生而抱賈誼與江統先事之
慮哉閩州劉國臣輩過問從史之復及廣爲論建
言聖學則始之以親政講學而次之以東宮與夫
輔導寮屬言天文則始之以中星分野而次之以
歲差勾股言地理則始之以總論郡縣而次之以
塞海防言官制則始之以百官述而次之以銓選

考課與夫閤臣史官言禮制則始之以建文景泰陵號而次之以郊祀孔廟與夫士風文體謚法律元言財計則始之以貢賦出入而次之以水利屯田與夫鹽筴錢穀楮幣茶權言兵馬則始之以兵制而復叅之以清軍馬政言刑法則始之以大明律例而復終之以論律其他條引髮櫛當亦不必盡出於名臣而卽如街談巷議裨官野史苟其一言之當得失中利害辯黑白覈名實或與諸名臣互爲出入者金爲尾而續之於今猶未艾也生自謂姑就舉子之射策者手疏若此而據愚見所逮儻亦上之不負買生輩所畫而下之或可備醫家者之牛溲馬渤敗龜破鼓與參苓同功也乎嗟乎抑亦可謂博物洽聞而勤且遠矣予豈阿私所好哉覽者當自得之

刻初學記序

唐採前代詩賦之法以取士故其時亟聲律藻繪之文以相矜詡間嘗詔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徐堅等共抽秘書按六經子史百家異同之言而綿叢之分爲二十三部曰天曰歲時曰地曰州郡曰帝王曰中宮曰儲官曰帝戚曰職官曰

序

卷之十八

十一

楊三子

禮曰樂曰人曰政理曰文曰武曰道釋曰居處曰
器用曰服食曰寶器曰果木曰獸曰鳥天地間萬
物之情大略已彰彰備矣而中所按部分綴則先
之以敘事次之以事對終之以詩賦銘讚之屬名
之曰初學記初學記云者蓋言國家之士所當童
而習之以相追琢者也大較與藝文類聚略相似
而茲編之駢珠擷翠採金索璧殊極其工當是時
天子所躬自爲好而宰相所羣而附之以相倡和
者惟在乎此嗟乎豈唐虞間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者之遺乎哉聖學沒王制與士習沿波相競而天

序

卷之十八

十一

三十四

寶大曆之間得人爲最盛嘗聞楊子雲讀司馬相
如子虛諸賦而自慙曰雕蟲之技壯夫不爲彼楊
雲且羞之而况世之豪傑乎哉而况茲編也較之
相如所自好又豈得秦魏杞鄒之間乎哉我 國
家取士獨罷去詩賦之法首經術次策論義或近
古而海內之騷人墨子與學士大夫之善詩歌者
所當分曹而賦擗管而揮於今猶稍稍侈心焉豈
非古者黃鐘大呂之散而世所稱流商刻羽崩岷
飛雪之響固有所謂振林木而過行雲者乎然茲
編也於詞垣申謂之武庫可也謂之鄧林可也藉

令江鮑李杜之再出當不能不借材於茲而點次之矣近代錫山安氏故有刻本久且漫漶而徐光祿父子解彙中裝別爲梓而傳之屬予言弁之首予故本茲編之所由始與其所爲得失而論著之者如此噫世之深識遠見之士必有能知而辨之者

其以黃景臺擢南京刑部主事序又不然必其

景臺黃侯之令歸安也四年于茲擢爲南京刑部郎以行客或謂侯之才譬之干將莫耶也陸剗犀兕水截蛟龍非特世所稱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序

卷之十八

十三

陳三才

而撫劔叱咤而已者而南都散地也刑部又散曹也豈枉其才而使之者邪予獨不然予嘗薄遊南省卿大夫士而下多著蔡者舊譽望之士不然必其以直諫忤時由外徙而召還者又不然必其湛深澹寂或漢所稱待次郎署久之如馮唐張釋之楊雄輩者予數從退食暇時時過邸第諸縉紳先生或賜之以忘年交或聯之以鳴珮遊其所強誦咀嚼非六籍道德之深則何足貴乎太祖高皇帝從布衣奮六師所控上游阻形勝建都城裂河山西捷江漢北枕淮濟南連百粵以及蜀隴一切車書混

一四海會同雄心大略處洋洋焉文謨武烈或傳記所不能載而長老所不能言者予於時所獲爲多而侯茲行也固當什倍予曩時所以風流文藻而相爲色澤者又不知其何如也嗟乎劒誠良矣籍令淬之以清波歛之以越砥又從而飾之以文犀雕之以翡翠綴之以驪珠錯之以荆玉固將舉之無上觸之無前也豈特區區一割之用而已哉客聞之解頰而咲曰唯唯予因次第其言而書之以爲侯贈

壽姊氏八十序

序

卷之十八

十四

予長姊笄而歸夫君時霧夫君偏盲且孱弱不得於其翁與姑姊之歸也稍稍脫簪珥力紡績起家而翁與姑偏愛少子仲與季仲與季又時時挾翁與姑之愛而魚肉兄與嫂若草菅也已而先府君暨母夫人相繼沒而予間過時君則時君暨姊往往携予以泣嗚咽不敢出一言久之病且沒而予姊入帷則提所遺兩孤長者九齡幼者襁而母子相爲命出帷則躬井曰操釜甑以嚴事翁與姑而又以其力捍仲與季之侵軼當是時姊煢煢然去死特寸也久之仲與季無賴耗其家殆盡而兩孤

漸長且婚力爾田樹爾桑稍稍自食其力而舅與姑始悟予姊氏之能克家以孝養也或漸出悔言未幾沒矣已而兩孤家日以起且喪葬舅與姑如禮而鄉之人嘖嘖稱兩孤併嘖嘖稱予姊爲女丈夫云縣有司聞而異之獨格於例不得聞於朝特賜羊酒粟帛旌其廬曰守貞今春秋象八十予稱觴上壽拜稽首祝曰願姊酌此予同乳兄弟六人後先捐棄獨予亦及年七十有七及侍吾姊兩相垂白在堂耳詩曰酌此春酒以介眉壽且回盼少所結髮而偃蹇坎壈者不知於今日何如也予

序

卷之十八

五

陳言字

兩人所不能不一以懼一以喜而又一以醉者也

刻漢書鈔序

漢書鈔予宦遊南省時所手刪而纂之者予同年蜀劉公起宗橐而歸之又二十年而予郡凌氏刻評林予覽其所鐫評處大略綿蕞先代儒紳所別爲論列而併及近年之讀漢書而鐫之簡端者然非出一人故其言繁雜無次而班固所舉倣史記之文而稍爲增損其間或得或失與武帝以後之自爲文處其所與史記旗鼓相當別爲部曲之槩猶未之及也予嘗謂史記譬之白起韓信之兵無

列壘無留行而百戰百勝者至於漢書則譬之諸葛武侯其所爲天地風雲龍鳥蛇虎本之風后握竒經而參之以八卦之變弛張二廣犄角四竒大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紀表志傳較之史記鈞考品畫審矣故文之節制處其細如繭抽而文之嫖姚疎宕而道逸處抑或逮予金鑄次之兩家長短曲直相爲雌雄勝負蓋犁然矣均之爲史家之六籍可也

承恩介壽詩冊序

承恩介壽詩冊者豫章間諸縉紳學士及其間里

序

卷之十八

十六

三、六、十

之善吟者間嘗以頤菴翁拜 明天子之勅封

爲尚書膳部郎行且年八十相與共爲詩什以矢歌其盛者也予于翁未之面於其子膳部行省獲覽睹翁像與少司寇王公所爲像贊殆皎然山澤之癯而能以道自勝者也聞翁少孤性伉直頗採獨行節俠者之遺以岸然自將間亦操貨客遊江海間泝金陵踰漢沔西入秦隴逐什一之利要之非其好也所至必訪名山大川及其異人者之蹤而或吊或嘯晚亦倦游番燻來歸矣歸而手詩書以授膳部君膳部君旣第進士顯名郎署間而翁

抗聲州里脫裝賑貧不爲責問有兩相訟而睚眦者翁數爲緩頰解笭不侵然諾以故里社事之如漢三老翁旣春秋高肩瓢與劍往來龍湖仙洞之間所至必擇茂林翳嘉石飲清泉與二三山父者流爲移日之游遠近嚮慕之故於其銜恩且壽也而競爲矢歌之者如此歸安茅坤伏讀而歎曰嘗聞虞夏殷周之世傳稱天子躬爲袒衣割牲以養老近世以來茲典寢闕而○今天子特賜璽書起翁田畝間爲尚書郎而翁以所好自文者又如此嗟乎抑亦榮矣聞豫章布衣有徐孺子多高行序

卷之十八

七

三頁十六

漢之李膺陳蕃輩競折節以下之載之史冊于今赫赫人耳目翁於州里間特齒相錯者之壤豈啻慕其概而流風蘊誼于今再振者乎或曰然予於是書以歸之而弁諸冊之首

贈陳大酉先生赴內召序

陳公大酉起家進士而出爲越州理也聲籍甚越五年璽書徵而越州教授郭君冕以公數視學躬爲讐經校文風厲諸生於是帥諸生請予文爲賀嗟乎予豈能爲公重哉竊思公茲行當入侍日月之際而以封駁糾劾名其職者也古者朝無諱言

官無專職下至矇誦瞽箴工執藝宰揚觸甚且設
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當是時情之罔而德之宣
內無遺聽外無失政也漢以來始置爲博士議郎
及謁者諸司或稱夕郎或稱直指對仗彈文細大
不避君納善而宰執持公以體之則其言行而其
身榮君辟諫而或持權以嫉之則其言拂而其身
危此其大較也聖而今上聖德天覆諸公卿持博
大以將順之若流水公今入而朱衣白簡逶迤青
鎖驄馬之間非百年一時乎然君子不患言之不
抗而患言之不及以時而售易曰有孚惟心亨納

序

卷之十八

十八

三頁上

約自牖有孚云者卽所謂勿欺而犯也而自牖云
者卽所謂入於左腹而以之免始求之深者也四
三年來言者庶幾不諱而間或逞臆植黨熒惑日
月賴天子聖明隨亦鎮定然於國家元氣所
耗多矣嗟乎漢之初元永平之際時則蕭貢韋王
爲之相周堪劉更生輩非不矯然忠貞也未幾而
公孫息夫輩囂然四起而哀平之釁兆矣宋之慶
曆治平之際時則韓范富歐爲之相余靖蔡襄以
下亦非不廓然聲施也未幾而邢恕蔣之奇輩羣
然閔而微欽之衰基矣公固古之遺直也願公入

則翊戴聖天子出則領袖百執事引易傳納約之義侃侃自將而不爲世之傾危險跛之習下不以言言必中石畫上不以聞聞必若轉圜嗟乎此其轉移之際亦微矣予於公有世交故於其行也不獨爲頌而并附所爲贊納者如此云

壽吳江令趙瑞明序

吳江者江以南稱最邑封以內窟五湖之水以爲壑而田賦之所入轉漕於京師者歲四十萬石而羨其幅員廣其戶口繁其俗龐雜而澆而半沮陂澤魚蛤蒲稗鳧鴈之利以爲衣且食故逋賦常多

序

卷之十八

九

而囂訟罔上訛法者衆洛州趙侯之縮縣印綬而過也輒問民疾苦一切功令簿書所嚮務與民約法爲便安簡而不擾其所革去故時兌戍比徵出入筦庫編僉里甲之弊無筭案無滯牘庭無留獄不數月境內翕然予家五湖南其所齒錯吳江之壤而迤邐相望者特百里而遙也吏民之所口畫而頌者朝且夕於予之耳然予間視之漢循吏傳所稱材令若下邳扶風茂陵長安輩猶及相甲乙茲或於今時時睹記之者未幾歲大旱江湖間故所憑蛟龍之濤而官者僉鞠爲榛莽矣而中丞按

節省諸州邑以吳江故澤國旱且特殺等侯免冠蒲伏泫然泣曰吳江特甚田所患旱乾與他州縣等而吳江故所半採魚蛤蒲稗鳧鴈以爲利者今且一旦併絕矣於是中丞惻然領之報灾例視他州縣以聞已而按節使以吳江頻年所負租數多檄罷侯俸侯不爲顧甚且他使君所捧天子勅而勒濬湖之沮洳處侯亦以民方阻飢力持之不以聽嗟乎茲三者古所謂爲民禦大灾捍大患毅然犯天下之不韙而不以疚者非博大仁勇之士不易勝也竊恐傳所稱材吏沾沾足智而或不能辦之者予甥金生志道兄弟輩所數過而聞予者如此適侯初度請予文爲賀予次第其所聞而系之以言曰茲可以帥縣吏民而稱觴前壽且入而萬舞於庭矣

壽任侯養吾公序

嘗聞文王之治岐也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晷不遑暇食而猶視民如傷武王封少弟於衛以監殷亦述文王之道以告之曰若保赤子嗟乎茲於其間微矣哉秦罷侯置守來漢之吏治爲最盛然大都以亟疾苛察相高所稱廩廩德讓者抑何寥

寥也我國家宣德弘治間聞之先輩或稍稍猶
及此意西蜀任侯縮天子印綬過令我邑始
而望之貌不勝衣也再而扣之恂恂然言不出諸
口也已而察之憂勞惻怛根乎心見乎眉睫而庶
幾如傷之指無以異者我歸安於湖爲下邑故以
水爲患而頃者春正月不雨至於秋九月旱特甚
東隣海會颶風而濤海隄潰瀉瀟溢入邑之東南
界禾盡魚爛矣侯下車來咨訊疾苦條次故令之
或不與民相便安者金爲罷去而易置之前所故
患水而民之窘而田租不以入者累萬按節使或

序

卷之十八

二十一

三頁三

以前令故嘗詭報也檄罷侯俸以劫之而侯獨飲
泣太息不以顧且願移病棄官去於是諸司金憐
侯之憂且悴也稍稍謝侯不以罪近者天子
出內帑以賑勅近臣持節監之而侯上言邑之旱
乾與他州縣等其所困於海水之溢則國家二百
年來所未嘗有者使者心動感額所分內帑甲諸
州縣嗟乎侯之於民其所孳孳然拊循而吐哺之
者不遺力蓋不獨漢之材吏所稱而與古之視民
如傷與乳赤子而抱且携持之者無間也聞侯當
懸弧之夕予特躬帥族里子姓共爲稱觴入壽而

併爲文序次其事邑父老咸躍而前曰侯固子我
我安得不父母乎侯而介眉壽於侯之膝也

爲陳少尹再壽任侯序

按漢百官制縣置令長金奉官萬戶以上爲令秩
千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隆殺以差金佐之以
丞尉而隋唐來復置簿大較令長則總縣治而承
簿尉以下則以分攝獄訟賦稅及游徼之事而佐
之者也及覽韓愈藍田縣廳壁記稱丞不得可否
事官雖尊力勢反出簿尉下甚且諺數慢必曰丞
嗟乎丞之所由不得其職也舊矣及按趙宋猶問
序

卷之十八

三十一
言上四

以進士除授而國初亦時時有之成化宣德來
丞簿尉始猥爲下寮而吾邑前令故自抗視之且
等輿臺矣抵任不以公宴斗俸不以時入而例聽
修解者之需亦不以給或薪之不繼而爨馬矢少
尹陳公暨二三寮貳數歛歛飲泣恨無以朝且夕
也而西蜀任侯來適歲飢其於縣之吏民孳孳然
若慈母之於子而於丞簿尉亦煦煦然若姊姒而
席其所以母一縣者與之共爲吐哺焉諸寮貳相
與慰籍曰邑固有母吾輩乃有兄適侯攬揆日子
業已屬文稱觴前壽矣而少尹諸公所爲德侯而

誦且禱侯者意殷殷也予不能解其請而次第之如
左

壽袁封君暨孺人序

袁侯之起家進士而出令孝感也聲籍甚已而我
烏程令缺員且適歲稔

天子憐之特移印綬

過焉滿三載報最按故事

天子例封侯之父

景山先生如其官暨其母某氏爲孺人先生年七十而萬曆庚寅八月廿有五日迺其懸弧之辰也天子所假璽書之賜而褒寵之者適至於是縣之吏民共爲入而奉觴上壽而我歸安任侯則又以序

卷之十八

三三

於烏程爲同官且同年兄弟間也移書屬坤紀其事予竊愧非閒於文者或曰茲固侯之宦轍千里者之始軼也先生暨孺人佩紳笏披霞璫垂白於其堂而縣之吏民所共歡呼而萬舞焉君得無一言以佐之乎予於是綴其事之本末以復任侯而系之詩曰
明明 天子錫之赤芾朱袍象笏
爛其階阼我侯將父爰洽百醴樂只君子聿求福祉
明明 天子錫之明璫霞帔繡裳爛其帷
房我侯將母爰盛壺漿樂只君子聿求福康
維彼弁山竣極于天維彼苕川駛流爲泉我侯孝思

綵服翩翩爰祝爾釐千萬斯年

再贈郡司理右華周公考績序

郡司理右華周公之考績也歸安令任君烏程令袁君於公爲同年業請予序次其事以張之矣而郡二千石沈公同少府鞠公呂公別駕吳公龔公金於公爲僚好也又屬予文嗟乎嗟乎予復何贅哉第嘗感豫章歐陽文忠公脩之爲開封府推官也文忠公旣以不世之賢名天下矣適錢文僖公維演出守開封而一時幕賓又得謝公繹尹公洙金以海內豪雋風流文物照耀西京入則同堂而

序

卷之十八

三

議出則同帷宴遊綸巾氅衣羣而逍遙於嵩山伊水潁陽龍門煙雲泉石之間當是時文僖公旣以朝之宿儒重臣出填其間而謝尹兩君均之與歐陽公相爲後先翩翩乎鸞翔而鵠峙者豈古所稱一德一心之交者歟今司理周公亦豫童人而四三年間入而與郡太守而下共爲砥名礪業以治簿書刑獄甲兵錢穀之繁出而擁傳綰帶與諸君子露冕行縣互爲酸鹹甘苦之相節宣絲竹磬鏞之相疏數春秋傳所稱五味八音之各得其宜而無相盪無相忤者也以故郡之吏民無不嘖嘖稱

頌以爲一時之純明君子賢良大夫云嗟乎公非歐陽子而推開封者歟而郡太守沈公而下又非錢文僖公暨謝尹諸君子之同爲郡中幕僚而魁壘拔出者歟誰謂古今不相及哉予於是綴次其本末書之峴山以紀一時衣冠之盛

贈鮑丞序

海寧丞鮑君者予同年戶部尚書三峰公之中子也君以家學補博士弟子員已而入貲由太學生授海寧丞持廉褫職聲哀然冠諸州郡間待次引擢者久之然無厚援故不及他徙而諸生孫允升

序

卷之十八

三

等以君且鬱鬱不得志聞之予予忻然獵襟起嘆曰是益足以徵君之材且賢也乎予按漢之名公碩卿半起郡縣史及獄掾間薛宣繇不其丞朱博繇安陵丞尹翁歸張敞王尊輩或爲州從事或爲太守卒史或爲獄小吏金以察廉及材顯名當世嗟乎按漢故事君且當蜚聲朝廷之上矣豈得纍纍然猶從燕雀斥鷃藩籬間爲也卽如唐宋時京朝官五品以上金及任子積功累級至公卿者不可勝數君上之不及按漢故事次之不及如唐宋士子令不次引擢豈非君以其材所當奉法布職

者敏且勤而其以公卿之裔所入肘腋于恩澤者獨遲且後邪予故曰是益足以徵君之材且賢也於是次其行事而併移書以慰之曰張釋之楊雲輩並以世之厚望之士而濡遲下寮於今頌之不衰也嗚呼君之材且賢異日之名當時而傳後世與否或未可知也

壽南大理卿陳五嶽公序

歸安令任侯者五嶽陳公督學西蜀時高第也侯舉進士縮縣印綬令歸安侯故性愷悌近人然其本公所督教而醞釀之者多以故縣吏民數時時

序

卷之十八

三六

翊戴侯而侯亦未嘗不時稱公之教以謝吏民久之公繇應天尹拜南廷尉而侯且聞公懸弧之慶也屬予爲文以賀予不敏恨不及與公同朝遊然間嘗覽睹公所著文章詩歌之什頗不自量願附太史公執鞭晏平仲之驟者舊矣於是再拜而前言曰侯其如今子弟之壽父師所共稱恭鞫鞠臆偃僂匍匐將祝哽祝噎於其側者飲酒無算已乎抑亦有出於其外令今弟子之所不及者乎天地間所稱不朽而壽者二予不敢謂遽能窺公之深然衆稱公慷慨多大略宦轍所嚮數以經術飾

吏治其爲郎時覈囚書精獄讞則類漢張釋之守
廷尉其出領淮揚多惠愛則類唐白少傅守西湖
其督學西蜀則按文翁故事數與高才生相鼓鑄
已而繇督漕而累藩臬甌閩豫章之間也大都半
屬簿書期會訟獄賦役而半屬佳山水採風弔古
與子墨林之登高而賦者相翱翔頡頏其所著詩
歌之辭大者杜少陵次者高岑間又稍稍與歐陽
文忠之碑醉翁蘇長公之賦赤壁略相似風流藻
雅照耀江海海內之士聞之者心馳迹之者神移
蓋非輓近世俗所可同年而語者異日者公之功
序

卷之十八

二十七

三百五十五

與德所樹立固未可量而要之翩翩文采所自表
見抑且當與前代名流日月俱遠矣然則我侯之
壽公也其在此乎抑在彼乎侯聞之靦然色喜曰
是可以千里而觴先生矣於是次第其言而書之
以授使者

九龍詩刻序

九龍詩刻者邑博士郝君某所裒其父故嚴州太
守公之詩而梓而傳之者也按太守公第楊慎榜
進士嘗繇大理寺正驟諫 武皇帝南狩事杖
闕下幾死得千金藥廼解當是時公以直聲傾中

朝然性雅好詩數共何大復鄭少谷輩相倡和竊
疑古之強諫者其人多慷慨而發之爲詩歌之什
多悲憤奮厲甚且歎歔嗚咽令人不忍讀及覽公
所手著往往出風入雅以疎曠豪爽之資而擲管
濡臺宮闕山水朋旅宴遊之間機杼所嚮固不欲
鏡心刻腎以求古人者之至而其因心爲聲因聲
依永大都雜出海內騷人墨客者之林而相爲淋
漓遺宥不自己者公之詩豈古所稱可以與可以
羣而抑不必其可以怨者乎公諱某字某號某公
以郎署一麾出守綰二千石印綬輒棄去而其沒

序

卷之十八

天

三尾圭

也祠之學宮春秋俎豆不衰亦庶幾稱不朽也已
兩浙壯遊詩錄冊序

兩浙壯遊者歙州吳韞庵公所繇尚書郎出守杭
州已而副按察提兵溫處道累督儲大叅仍轉按
察使暨布政使擢太常卿以行當是時公乘輅入
浙已十八年于茲所至如挾纊而浙之老稚携壺
漿遮畱道左歎歔不忍聽其去而縉紳大夫共爲
詩什而矢歌之而太宰張公於以哀之爲冊而題
之者也屬予序間按古傳記名公碩卿之操印綬
而典方州大較所當高山流水處於其風猷藻雅

略相稱他不暇悉姑自羊祜之鎮襄陽劉琨之刺并州庾亮之嘯漢水范仲淹之守嚴陵歐陽修之出滁陽蘇軾之守錢塘及我吳興其所載之篇詠播之竹帛於今猶照耀江海令人尸祝而謳歌之者固赫赫若昨日事也公之守錢塘也予適罷官歸間肩瓢過西湖上煙波深處公謀聞之迺屏騶從櫂輕舸共予膝席論襟入夜分以去於是遂爲莫途交公之息泠然如穆風盎然若秋水令人神解夢思而無忘者卽如予之澹宕潦倒公抑且不猥鄙猶之鴻濛雲將之相顧而解頤以笑也已而

序

卷之十八

二十九

三頁七

公一徙官予輒一睹吏民迎者舞送者嗟咨不自已而予亦爲詩歌文章之什以投贈之累篋已然則公宦轍所嚮繇西湖及海門東探禹穴赤城及轉鴈宕南眺仙都石帆迤邐釣臺吳越之佳山水隨公之劔珮簪烏所及相爲塤箎而琴瑟者當于古之羊劉以下無以異也公焉得無情乎頃者

天子出公按節中州右俯太行左眎伊洛南瞰荆楚北枕河朔古所稱擁上游以形制四方者益公襟帶間也公之壯遊且半天下矣予固知大梁夷門之虛當必有子墨林從而矢歌之且附太宰張

公而書之者

贈仲舅見心先生分訓序

舅氏見心先生少以尚書學起家爲博士弟子員善文章所試輒高等而嘉湖間秀傑之士出其惟中者數十百人黃君正色暨弟洪憲伯仲爲最洪憲旣以文章侍從明天子爲翰林院學士而其兄金丁君賓暨兒縉後先爲殿中侍御史當是時先生數省試獨絀而不及錄之有司久之始以貢爲烏程縣學司訓頃者黃侍御以下金滕席稱觴執弟子禮且屬予文贈之而抑以官不副所學

序

卷之十八

三十一

三百六十一

不能無歛歔飲鬱之色也予迺獵襟起曰古者士之得志與否豈獨先生乎哉仲尼于七十二國之君而不得遇而其門弟子夏子張子羽輩各以其學教授西河陳楚之間史稱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竝紹述其業爲王者師嗟乎三代以來鄉舉里選之制廢而士之得志則起而歷卿相執國秉不然則退而爲師傅聚徒弦誦以紹明六籍者特衆也予間按漢於詩則魯申公於書則濟南伏生於禮則高堂生於易則商瞿於春秋則董仲舒彼皆專門教授或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

駟馬而迎之朝或耻辱之爲司空城旦書而其門人弟子若王臧若趙縮若孔安國若轅固若公孫弘若倪寬若貢禹若蕭奮若劉向輩以其帷中所授者八列三宮出爲二千石及大中大夫以上不可勝數繇此言之傳不云乎得之不得曰有命其所由來者久矣豈獨先生乎哉烏程爲湖最邑聞宋安定胡公瑒教授我湖其所鼓鑄當世各士爲最多而嘉祐間嘗採其科條下之太學暨海內諸郡縣嗟乎言行道亦行然則異日先生倘及以所教與安定胡公相後先播於學官抑彬彬乎聲施海內不爲不顯也已

壽海陽震山程次公七袞序

歲在甲申冬十一月長至日予門人王君實張稚通偕其友沈仲禎輩屬予爲文壽海陽程次公予素不習次公而君實稚通爲予言海陽地險土剛民務於賈土而賈者什之二客而賈者什之九蓋爭利廢著其天性故然若乃以儒術飾賈蓋難言之矣况能邁俗出羣恬澹寡偶漸禮義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者非君子所樂聞者哉予友程仲夷什三子斯與吾輩交善因知尊公震山君系出忠

壯公後世居休寧之黥水生而穎磊落奇偉大節不瑣瑣於俗終其身以清高自樂居常曰人生須潔脩稱不滓士耳安能逐車塵奔走爲耶當宅傍面震山構塘上軒讀書其中搜經挾史談道論德更究心于老莊葛洪曾楊郭璞諸書時而鳴琴時而放歌跡未常溷塵囂而閑至於雪之旦月之夕逍遙拄杖于山阿竹徑之間歸而課其子若孫分甘授業怡如也年七十而步履矍矍然無恙庶幾乎德全神全矣諸子蒸蒸克家而仲夷君更純孝文雅有儒者風丐公言稍次其平生以爲壽予

序

卷之十八

三十一

三八八

聞而慨然曰次公果如此乎倘所云高士非耶夫清脩勁節如巢由如務光如石戶之農曠世未易得而次公居于逐利飾智之鄉獨能皎皎垢俗全道如斯尤爲難之難者卽列之古高士逸民傳亦何多讓荀卿曰志意脩則輕富貴道義重則驕王公仲長統曰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夫蘭陵文言耳公理昌言豈不足信而次公行趣適與樂志述志二論相符則誠所謂凌霄出宇翱翔太清至人上壽者已予又何所爲公壽乃命稚通書二論爲一帙以貽

壽次公庶幾乎其無失言歟庶幾乎其無失言歟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三

10330

